

一座真实存在并被诅咒的小镇 却在最精密的地图上无从找寻

INSPECTOR
GAMACHE



伽马什探长系列



暗夜诉说

THE
BRUTAL
TELLING

[加拿大]露易丝·佩妮_作品 魏懿_译



-- 一个故事，仅此而已，没什么好怕的 --
当代阿加莎 | 露易丝·佩妮

GAMACHE



伽马什探长系列

暗夜诉说

THE
BRUTAL
TELLING

[加拿大]露易丝·佩妮_作品 魏懿_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夜诉说/(加)佩妮著;魏懿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2
(伽马什探长系列)

ISBN 978-7-5321-5903-1

I. ①暗… II. ①佩…②魏… III. ①推理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9525 号

THE BRUTAL TELLING

by **LOUISE PENNY**

Copyright: © 2009 BY LOUISE PENN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ERESA CHRIS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4-484 号

出品人: 陈 征

策 划: 李珊珊

责任编辑: 望 越

封面设计: 丁旭东

暗夜诉说

[加]露易丝·佩妮 著

魏 懿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375 插页 2 字数 286,000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903-1/I·4720 定价: 4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8180628

...作者致谢

我要再次声明,这部作品是众人合作的成果,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我首先想要感谢我的丈夫迈克尔。在发表前他不断阅读这部小说的手稿,并总是鼓励我说这是一部很棒的小说。我还要感谢我的助理莉丝·佩吉,她一直孜孜不倦地鼓励我并给予我好的创作构思。我还要感谢谢里斯·霍布斯和霍普·戴隆极有耐心地对这部作品进行编辑。

我还想感谢这个世界上最棒的图书出版商泰丽莎·克里斯。在我的上一部作品入围《纽约时代周刊》评选的最佳畅销小说榜时,她送给我一个银质的心形挂饰(我想我以前已经提过这件事了)。泰丽莎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商,她也是一个既可爱、又能替别人着想的人。

我还想感谢我的两个朋友:苏珊·麦肯齐和莉莉·格兰德佩。感谢她们两人给我的帮助和支持。

最后我想说一下在这部小说中所引用的诗句。尽管我希望读者们能相信这些诗句出自我的手笔,但我还是想感谢那几位允许我在这部小说中逐字逐句引用他们所创作的诗句的杰出诗人。我热爱诗歌,在语言和情感方面,诗歌都能激发我的灵感。我一直告诉那些渴望成为作家的人要多读诗歌,因为我觉得作家需要读诗就像身体需要营养物质一样。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尝试着去阅读一些能打动自己的诗歌,那将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啊!诗人在一句诗句中所投入的精力等同于我在整部小说中所投入的精力。

我觉得,我现在终于明白这一点了。

在这部小说中,我所引用的诗句出自诗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诗集《被烧毁的房屋里的清晨》。诗集的标题可能让人感伤,但它却是一部

优秀的诗集。我还从拉尔夫·霍吉森的旧作《天堂的钟声》中引用了部分诗句。此外,我还引用了一位刚崭露头角的加拿大诗人麦克·弗里曼的诗集《骨》中的一首诗《零重力》。

我说这些就是想让读者知道这些诗和这些诗人。我希望这些诗句能够向读者娓娓诉说它们所蕴藏的情感,就像它们曾经向我诉说那样。

...01

“他们所有人吗？包括孩子？”壁炉噼里啪啦地响着，声音盖过他的喘气声，“都被杀了吗？”

“比这更可怕。”

一片沉默。这沉默意味着可能有比杀戮更可怕的事。

“他们离这儿近吗？”他想象着在小树林里有可怕的东西正朝他们爬过来，他感到背上一阵刺痛。他向周围看了看，几乎期待会看到双血红的眼睛正在凝视着自己，这双眼睛或许在窗边、或许在屋子的角落里、或许就在床底下。

“就在周围。你看到夜空里的那些光吗？”

“我以前觉得那是北极光。”红色、绿色、白色不断变幻着，漂浮在星星的上方，就像一个活物，不断发热、不断生长、不断靠近。

奥利维·布鲁列低下头，不敢再凝视那令人不安和令人心神错乱的光亮。这个故事已经伴随他很久了，他总是不断告诉自己，这个故事不是真的。它只是个神话，一个不断被讲述、不断被重复和不断被添油加

酷的故事罢了，就像人们在壁炉边经常讲的那种故事一样。

它就是一个故事，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好怕的。

但是在这个深藏于魁北克荒野的简易木屋里，这似乎远不止是个故事而已，即使奥利维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也许他信吧，因为那位老者很明显是信这个故事的。

老者坐在自己的座椅上，就在石头砌成的壁炉一边，而奥利维坐在壁炉的另一边。他凝视着那个已经用了超过十年的壁炉。古老的火焰不会熄灭，它啪啪地发着响声、在壁炉的格栅里突突地冒出来、将柔和的光线投射入木屋里。他用拨火棍拨动着壁炉里的余火，有火星冒出，向上飘入烟囱。烛光像黑夜中的眼睛，在光亮的物体表面与火焰的光芒一起闪烁着。

“故事快说完了。”

老者的眼睛像达到熔点的金属般闪耀着光亮。他身体前倾，这是他每次讲故事的时候经常做的姿势。

奥利维用目光扫了一下整个屋子。闪烁不定的烛光投射出鬼魅般的阴影，使得夜色变得更加深沉。黑夜似乎透过木头的缝隙，渗入木屋、蜷曲在屋子的角落里、隐藏在床底下。魁北克当地的土著部落相信，邪恶会隐藏在角落里，所以当地传统的民居都是圆形的，而不是政府分配给他们的那种正方形房子。

奥利维不相信邪恶会隐藏在角落里。不会的，至少在白天是不会的。但是他相信，在这个木屋的幽暗角落里的确隐藏着某些只有那位老者才了解的东西，那是让奥利维想起来心脏就怦怦跳的东西。

“继续说啊。”他说道，尽力不让自己的声音显得紧张。

已经很晚了。奥利维还得步行二十分钟穿过树林返回三松镇。他每隔两周就会这样走一回。即使是在夜里，他对这路径也了然于心。

只有在夜里，只有在夜幕降临后，奥利维才会和老者待在一起。

他们俩一起喝着柑橘红茶。奥利维知道，那是老者用来款待尊贵的客人的。那也是他唯一的客人。

但现在是讲故事的时间。他们挨近壁炉。九月初的寒气随着黑夜

已经爬进了屋子。

“我讲到哪儿了？噢，是的，我现在记起来了。”

奥利维把手上的杯子握得更紧了。

“可怕的力量以自己的方式摧毁了一切。旧世界、新世界、一切的一切，除了……”

“除了什么？”

“除了一个小村子幸存了下来。它位于一个深谷中，所以残忍的军队没有发现它。但是迟早会被发现的。到那个时候，强大的首领会站在部队的最前头。他巨大无比，比大树还要高大，身穿用岩石、多刺的贝壳和骨头制成的铠甲。”

“太可怕了。”

奥利维轻声说着，话语消失于黑暗之中，好像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等待着爆发的时刻。

“灾难、愤怒、疾病、饥荒、绝望，一切都会爆发出来，他们不断在寻找，永远不会停下，直到找到那个东西。”

“那个被偷走的东西？”

老者点点头，脸上的表情显得很严肃。他似乎看到了杀戮和毁灭，看到了许多男男女女和小孩子在无情残忍的力量前拼命奔跑。

“但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它有那么重要吗？使得他们宁可摧毁一切也要把它夺回来？”

奥利维迫使自己的目光紧盯着老者沧桑的面容而不至于看着黑暗的角落。他和老者都知道，那个东西此刻就在那个角落的一个旧帆布包里。老者似乎看出了奥利维的想法。奥利维看到老者嘴角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

“并不是因为那支军队要那东西。”

他们俩似乎都看到，在那支可怕军队的背后那东西隐隐浮现出来。那是令所有的灾难都为之感到恐惧的东西，它会驱使绝望、疾病和饥荒。那支军队只有一个目标——找到从它主人手里被抢走的那个东西。

他们讲话的声音很低，低得快要刮擦到了地面，就像两个害怕阴谋

被暴露的阴谋家在讲话一样。

“当那支军队最后找到了它要找的东西，它就会停下，站在一边。然后，你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事情就会降临。”

又是一片沉默。这沉默中蕴藏着你可以想象到的最可怕的事情。

屋外，一群土狼发出嚎叫。它们已把某个猎物逼入了绝境。

神话故事，仅此而已。奥利维不断让自己相信，那只是个故事。他再次凝视着壁炉中的余火，这样他就不会看到老者脸上显露出的恐惧。然后他看了看手表，将表面朝向炉火，直到表面亮出橘红色的光。现在是凌晨两点三十分。

“灾难即将来临，孩子，没有什么能阻挡。虽然花了很长时间，但最终还是降临在了这里。”

老者点点头，他的眼睛阴郁且流着泪，这可能是被壁炉里木头冒出的烟给熏的，也可能是其他什么原因。奥利维身子向后靠，吃惊地感到自己三十八岁强健的身体竟忽然感到疼痛。他这时才意识到，在讲故事的整个过程中他都一直身体紧绷地坐着。

“我很抱歉，我得走了。天已经很晚了，加布里会担心的。”

“要走了吗？”

奥利维站起身，在珐琅瓷的水槽里倒入冷水，然后清洗杯子。随后他回到房间。

“我很快会再来的。”他笑着说道。

“我给你一样东西。”老者说道，他环视了一下屋子。奥利维的目光集中在了放着那个帆布包的角落上。它没被打开，一捆细麻线紧紧地将它开口捆着。

老者窃窃地笑了一声。“我也许会在以后的某一天把那东西送给你，奥利维，但不会是今天。”

老者走到自己手工做的壁炉台旁，拿起一个小物件，然后把它递给奥利维这位长相迷人的金发小伙。

“这是为了感谢你送来的那些东西。”老者指了指放在壁炉台上的罐头、奶酪、牛奶、茶、咖啡还有面包。

“噢，这不行，谢谢。”奥利维说道，但他和老者十分有默契，他们彼此都清楚奥利维是会接受老者的馈赠的。“谢谢啦。”奥利维站在门口时说道。

户外的树林里一片狼藉，好像某个动物在前面拼命奔跑以躲避自己的宿命，而土狼却在后面追着要让它认命似的。

“路上小心点。”老者说道，他扫视了一下夜空。在关门前，老者轻声地说了些话，但那些话很快被树林中的夜色吞噬而根本听不清。奥利维在想，那位老者会不会在胸前划着十字，嘴里说着祈祷词，身子就靠在那扇说结实也说不上有多结实的门上。

奥利维想，那位老者是否相信有关那支强大而残忍的军队的传说？那支军队伴随着灾难、驱使着愤怒、所向披靡、不可阻挡，而且它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在那支军队的身后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一些难以形容的东西。

奥利维想，老者是否会相信自己的祈祷呢？

奥利维打开手电筒，看了看周围的夜色。周围到处是灰色的树干。他拿手电筒照照这儿，又照照那儿，试图找到那条贯穿树林的小道。一来到小道上，他就开始加快脚步。走得越快，他就越感到害怕，而越害怕，就越发跑得快，直到他的步履变得磕磕绊绊，像是被黑暗树林中的黑暗魔咒追赶一样。

奥利维终于走出了树林。他步履蹒跚地停下脚步，手放在膝盖上，大口地喘着气。然后他慢慢直起身子，俯视着山谷中的那个小镇。

三松镇像往常一样静静地坐落在那里。它如此安详，与周围的世界和谐共处，全然不知在它周遭发生的事情。也许它意识到了一切，但却选择安然处之。小镇里一些人家的窗户上显出柔和的灯光。老式房屋的窗帘依然拉着，显得如此害羞。空气中早秋时节的香气向奥利维飘来。

在三松镇这座魁北克小镇的中心矗立着三棵高大的松树，它们如同守卫者一般。

奥利维感到安全了。他摸摸口袋。

那个小物件，老者送他的那个小物件呢？他忘了拿了。

真是该死。奥利维看看身后严丝合缝的树林。他又想到了老者小木屋角落里的那个帆布包，想到了老者之前跟他开玩笑，许诺给他，并在他面前晃动的那个东西。那是一个深居简出的老人一直隐藏着的東西。

奥利维累了，他对于自己忘了拿老者送他的小物件而感到生气。对于老者没有给他那个许诺送他的东西，奥利维又感到极度不快。那是他应该得到的东西。

他迟疑了，然后他转身，再次冲入树林之中。他感到自己越来越恐惧，而这又使他更加生气。他一开始是走，然后又开始跑，有一个声音不断在身后紧跟着他，驱赶着他：

“灾难即将来临，孩子。”

...02

“你去接电话。”

加布里掀开盖在脸上的被子，一动不动地躺着。电话铃响个不停。在他身旁，奥利维静静地躺着，对周围发生的事没有反应。窗外，加布里看到细雨打在窗框上，他能感到周日早晨的湿气侵入了卧室。但在羽绒被下一切是舒适而温暖的，所以加布里并不打算起床。

他戳戳身边的奥利维，“醒醒。”

没反应，只有均匀的呼吸声。

“着火啦！”

仍没反应。

“你的偶像埃尔塞·摩尔曼^①来啦！”

还是没反应。上帝啊，他不会是死了吧？

加布里靠近他的伴侣，看见奥利维薄薄但却漂亮的头发散在枕头上

① 埃尔塞·摩尔曼(Ethel Merman 1908—1984): 美国百老汇著名舞台剧女演员。

和脸上。他眼睛闭着，很安详。加布里用鼻子嗅了嗅奥利维，一股香味略夹杂着汗味。他们很快会去冲澡的，然后闻上去就会像象牙牌香皂那么香了。

电话铃又响了。

“是你妈妈的电话。”加布里在奥利维耳边轻声说道。

“什么？”

“去接电话，是你妈妈打来的。”

奥利维坐起身，奋力睁大眼睛。他看上去两眼蒙胧，好像刚从一个悠长的隧道中走出来一样。“我妈妈？可她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如果有人能死而复生把你唤醒的话，也只有她了。”

“是你把我叫醒的。”

“没错。现在去接电话。”

奥利维将手伸过加布里庞大的身躯去接电话。

“喂，你好？”

加布里缩回到温暖的被窝里，然后看了看发光手表。六点四十三分，周日早晨，劳动节周末。

到底谁会在这时候打电话过来？

加布里坐起身，看着奥利维的脸，研究着他脸上的表情，就好像乘客在飞机起飞时看着空乘人员的脸上表情一样。那是担心的表情？或是恐惧的表情？

他看到奥利维的脸部表情从开始时的关注变成了困惑，然后，奥利维金黄色的眉毛忽然下垂，脸一下子变得通红。

啊，上帝啊，加布里想到。我们要下地狱了。

“怎么了？”加布里高声问道。

奥利维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听着电话。但是他脸上的表情清楚表明，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

奥利维和加布里急急忙忙地走过小镇的草地。他们的雨衣在风中翻飞。莫娜·兰德斯撑着巨大的雨伞，奋力走过草地和他们碰头，然

后他们一起前往小酒馆。现在是黎明时分,周围的一切看上去都是灰白和潮湿的。没走几步他们就到了小酒馆。他们的头发都沾黏在头上,衣服也湿透了。但加布里和奥利维都不在乎。他们在莫娜身边忽然停下,就站在小酒馆砖砌屋子的外面。

“我已经报警了。警方应该很快会到。”莫娜说道。

“你确定吗?”奥利维看着莫娜,她是他的朋友同时也是邻居。莫娜身材高大、圆胖。此刻她浑身湿漉漉的,石灰色的雨衣下露出一双亮黄色的胶鞋。莫娜撑着她的红色雨伞,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炸开的救生球。但是她从没像现在这么严肃过。看来她十分确定。

“我进去看过了。”莫娜说道。

“啊,上帝啊,”加布里轻声问道,“里面有什么?”

“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奥利维反问道。他透过小酒馆窗户上的带框玻璃向里看,把他纤细的手放在额头上以挡开早晨微弱的光亮。莫娜把她鲜红色的雨伞撑在奥利维头的上方。

奥利维的呼吸使窗户上起了薄雾,但没多久他看到了莫娜看到的那东西。有个人在小酒馆里,那人脸朝上,就躺在旧松木地板上。

“是什么?”加布里问道,他凑上前,伸长脖子,在奥利维身边来看去看去。

但奥利维脸上的表情告诉了他他想要知道的一切。加布里盯着站在他身边的大个子黑人莫娜。

“那个人死了吗?”

“比这更可怕。”

加布里在想,能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的呢?

莫娜是小镇里人们能找到的住得最近的医生。她以前曾是蒙特利尔的一名心理咨询师,听说过太多太多别人伤感的故事。她脆弱的神经最终使她放弃了那份职业。她曾将所有家当装上车,打算花几个月的时间到处旅行,然后找个地方——任何她喜爱的地方——定居下来。

她在蒙特利尔城外转了一小时,无意中发现了三松镇。她停下来,

在奥利维开的小酒馆里喝了杯牛奶咖啡、吃了块羊角面包,然后再也没有离开。她把行李从车上搬下来,把隔壁的商店和楼上的单间公寓租下来,开了家旧书店。

小镇居民会在莫娜的书店里逗留和聊天。他们会给莫娜带来他们的书籍,有些书是装订好的,而有些则是大家都熟悉的书籍。莫娜知道书中的有些故事是真实的,有些则是虚构的。尽管不是每本书她都会买下来,但是她喜欢人们带来的每本书。

“我们应该进去看看,”奥利维说道,“确定一下没有人动过尸体。你还好吧?”

加布里紧闭着双眼,此时他再次睁开眼睛,看上去比刚才镇定了些。“我很好。只是感到有点突然。那人看上去好像不是我们认识的人。”

莫娜在加布里的表情中感受到了她之前进入小酒馆时自己的真实感受,那种感受像是松了一口气。毕竟,一个陌生人的尸体没有一位朋友的尸体那么让人难过。

他们鱼贯进入小酒馆,紧靠在一起,好像那位死者会突然伸出手,抓住他们中的一个人似的。他们慢慢朝尸体移动时,目光向下凝视。雨水沿着他们的头和鼻子滴落在尸体穿着的旧衣服和地板的湿泥上。莫娜然后轻轻地将雨水从尸体周围擦拭掉。

两位男士的感受也是如此。假日的周末,他们原本应该在自己温暖的床上醒来,待在自己温馨的家里,享受着舒适的人生,但现在却突然发现自己处于绝境之中。

三个人都转过身子,默默无语,睁大眼睛看着彼此。

小酒馆里竟然有具尸体。

不仅仅是死亡,比这更可怕。

当他们在等警方到达的时候,加布里去煮了壶咖啡。莫娜脱掉雨衣,坐在窗边,看着窗外薄雾蒙蒙的九月清晨。奥利维在房间两边的壁炉里添上木料,生起炉火。他使劲拨动炉火,在自己潮湿的衣服之下他感觉到火的温暖。他觉得全身麻木,但那并不是由湿冷引起的。

他们站在尸体周围,盯着它看。“可怜的人。”加布里咕咕哝哝地

说道。

奥利维和莫娜点点头。他们看到的是一位老人，身穿破旧的衣服。老人的双眼也盯着他们看。他脸色苍白，眼睛显得惊恐不安，嘴微微地张着。

莫娜指了指尸体的后脑勺。地板上的泥水已经变成了微红色。加布里试着靠近看个仔细，但奥利维一动不动。让他茫然不知所措的并不是尸体被砸碎的后脑勺，而是头的前部——尸体的脸。

“天啊，奥利维，这个人是被谋杀的。噢，上帝啊。”

奥利维继续看着，凝视着尸体的眼睛。

“这人是谁呢？”加布里轻声问道。

是隐居在小木屋里的那位老者。他死了，被人杀了，就在小酒馆里。

“我不知道。”奥利维回答道。

当探长阿尔芒·伽马什接电话的时候，他刚和妻子蕾娜·玛丽吃完早饭，洗刷完毕。在位于蒙特利尔市奥特蒙德区公寓的客厅里，伽马什听到他的副手吉恩·波伏瓦和他女儿安妮的声音。他们不是在交谈，他们从不交谈，而是在争吵，尤其当波伏瓦的妻子依妮德不在旁边劝架的时候。依妮德得安排学校里的课程，所以推掉了来伽马什家吃早餐的邀请，而波伏瓦是从来不会拒绝吃免费早餐的邀请的，即使吃免费早餐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那代价就是安妮。

波伏瓦和安妮争论的话题一开始是关于鲜榨橙汁，然后转向摊鸡蛋和布里干酪，后来又转向新鲜水果、羊角面包和果酱。

“你怎么能赞同使用电击枪？”安妮的说话声从餐厅那边传来。

“又是一顿丰盛的早餐，谢谢你，蕾娜。”戴维说道，他把盘子放在洗涤槽前面，吻了一下他岳母的脸颊。戴维中等身材，留着短而稀疏的黑发。他三十岁，比他妻子安妮大几岁，不过他通常看上去要更年轻些。在岳父伽马什眼里，戴维主要的特点就是生性活泼，虽谈不上极度活跃，但却充满活力。五年前，当他的女儿安妮把戴维介绍给他和蕾娜认识时，他就喜欢上戴维这个人了。和安妮之前带回家的大多数男人（主要

是像她一样的律师)不同,戴维并没有在自己面前摆出一副大男子汉的气魄。伽马什对显摆男子气的人不感兴趣,也不会对他们留下什么印象。当戴维见到伽马什和蕾娜的时候,戴维却使伽马什印象深刻。戴维当时只是向他们说了句“你们好”并冲他们露出一个令人开怀的微笑,那微笑似乎充实了整个房间。

戴维并不属于安妮之前感兴趣的那类男人。他不是学者,也不是运动员,也长得不算很帅,也不可能成为下一任魁北克地区的总督或是他工作单位的老板。

戴维没这可能,但他为人开朗、善良。

安妮嫁给了他。伽马什很高兴地陪着自己唯一的女儿走过婚礼大厅的走廊,蕾娜也陪在女儿的另一边,看着戴维迎娶安妮。

对于伽马什而言,他知道恶人是什么样的。他知道暴虐、绝望和恐惧意味着什么。他也知道什么才是善良——一种已被遗忘但却弥足珍贵的品质。

“难道你要我拿真枪射杀嫌犯吗?”在餐厅里波伏瓦提高了他的嗓门。

“谢谢,戴维。”蕾娜说道,接过盘子。伽马什递给女婿一块干净的抹布。蕾娜一边洗盘子,戴维和伽马什一边把洗好的盘子擦干。

“那么,”戴维把脸朝向伽马什,“你觉得哈布斯队今年有机会赢得奖杯吗?”

“没这回事,”安妮高声喊道,“我只是希望你逮捕嫌犯,而不会伤到他们,或是让他们丢了性命。我希望你能真的明白,嫌犯不是你可以暴打、电击或是开枪射杀的低人一等的罪犯。”

“我觉得他们会。”伽马什回答道,又递给戴维一个盘子让他擦干,自己又拿了一个。“我喜欢他们队新来的那个守门员。我觉得他们的前锋表现比以前更成熟了。今年哈布斯队肯定能赢。”

“但是他们的短板仍然是防守,你不这么看吗?”蕾娜问道,“加拿大人总是过分看中攻球而不是防守。”

“那你去试着逮捕一个操着家伙的杀人犯吧。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做的。你,你……”波伏瓦气急败坏地说道。厨房里伽马什他们的谈话